

目录

CONTENTS

序 / 1

引言 / 1

第 1 章 边界的模糊——经济边界瓦解 文化壁垒坍塌 / 42

第一节 “链接与搜索”——经济、文化壁垒被打破 / 49

第二节 “复制与粘贴”——经济模式化与文化趋同化 / 54

第三节 “多媒体和数据库”——经济、文化的物理界限模糊 / 60

第 2 章 创造的平台——创新经济模式 塑造文化精神 / 72

第一节 网络语境下的崭新经济模式 / 73

第二节 网络语境下本土文化精神的重塑 / 97

第 3 章 冲突的平台——国际碰撞加剧 本土裂变迭起 / 131

第一节 西方与非西方碰撞加剧 / 131

第二节 传统与现代对峙加强 / 141

第三节 本土文化价值观差异凸显 / 154

2 ◇ 边界的瓦解与重构——网络语境下的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

第四节 虚拟与现实的距离拉大 / 164

第 4 章 倾斜的平台——网络泡沫代价惨痛 游戏规则等待建立 / 168

第一节 经济规律的倾斜 / 169

第二节 经济市场的倾斜 / 173

第三节 艺术标准的倾斜 / 175

第四节 道德标准的倾斜 / 192

第五节 法律意识的倾斜 / 201

结论 防御的重构 / 205

参考文献 / 219

后 记 / 220

引言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
同一命题中的二律背反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命题的两个层面。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二者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成为永远解不开的结。经济的全球性运动导致了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性交汇——文化的全球性交汇导致“全球性”与“本土性”的碰撞，造成本土文化力量的分野：一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促使本土文化的结构更加开放，形成“外向型”扩展潮流；二是本土文化的认同特性必然与全球性文化力量发生冲突，由于本土文化自卫本能的作用，导致本土文化的“向心力”防御意识增强。这就是“全球化”命题中“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的二律背反。

（一）全球化是人类行为的全球性过程的政治化

人类历史就是全球性互动的历史。早在两千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张骞就在“丝绸之路”上迈出了全球性探索的第一步。从此以后，不管是郑和下西洋的西拓之路，还是马可·波罗的东进行程，以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艰难旅行……都是人类全球性拓展的英勇壮举。

“全球性”是很早的人类行为，但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却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潮流了。如今，“全球化”已

经成为全球学者关注的焦点,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成果用“汗牛充栋”已不算夸张。但是比较早地把“全球化”与“全球性”联系起来的是英国学者罗兰·罗伯逊,^①他认为全球化是全球性的一个种概念,是全球性特定条件下、特定主题下的一种人类行为。他综合众多学者的成果,把“全球化”放在了自己“视角”的经纬线上。他认为,在英语中,“globility”(全球性)一词是一个相对新造的词,当然其名词形式“the globe”(球,地球)及其形容词“global”(地球的,全球性的)自从16世纪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全球化”这一概念才得以广泛应用(罗伯逊,1984)。20世纪80年代,在形容词“global”的学术用途得到扩展之后,全球化和全球性都成为举足轻重的术语,主要是指加强联系(汤林森,2000)和普及并加深世界一体性意识之双重特性(罗伯逊,1992;2001)。罗兰·罗伯逊认为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是属于“全球性”范畴之内极具影响力的概念。而马歇尔·麦克卢汉“地球村”这一概念似乎与网络没有关系。^②

罗伯逊尽管给“全球化”与“全球性”划清了界线,但是他的“全球化”概念毕竟是构建在西方视角之下的。他在阐述全球性的时候,对本土性的“行动”给予了狭隘的理解,仅仅缩小在类似“中东地区的恐怖行动”一些层面上,他认为“反全球化运动已经颇具讽刺意味地成为全球进程本身的一部分了”。所以,他更多地强调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所以,罗兰·罗伯逊的很多观点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值得细究的。

到底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定义有很多。安东尼·吉登斯^③将

① 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是社会学中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和关注全球化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就开始涉及全球化问题的探讨,在以后三十多年的时间中,他又通过对经典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检讨与重建逐步确立起了自己对于全球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尤其是80年代以后,罗伯逊与其他学者一起,从社会学角度共同对全球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② [英]罗兰·罗伯逊:《西方视角下的全球性》,选自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

③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1997~2003),中国社科院名誉院士。吉登斯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社会学教授和研究员,共获得了13个名誉学位。吉登斯是当代备受关注和引用最多的社会学者,其观点极大地影响了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吉登斯所编教材《社会学》已印刷了60万册,在许多国家的大学里已成为标准的基础读物。该书2001年出版了第四版。吉登斯共著有34部作品,被翻译成30种语言发行。吉登斯是中左政治思想的主要贡献者,“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被其发扬光大。其政治思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工党政府,也对其他很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产生了巨大冲击。

其概括为“远距离行为”。吉登斯曾在1999年提出质问：疯牛病、尼克·里森事件、全球变暖、男子精子数下降，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有什么共同点？而现在这串名单中还应加入非典型性肺炎与伊拉克战事。吉登斯相信这种混乱是我们面临的全新事物。^① 尽管安东尼·吉登斯把全球化和“第三条道路”联系起来是特别牵强的，但是他的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却拓展了许多学者的思索空间。约翰·汤林森^②认为：“全球化一词，其最为普遍和最无争议的含义是指一种发展过程，指世界上各种社会、文化、机构及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快速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包括某种时间与空间压缩，即对跨越这些客观存在所用时间——有形或想象的——加以戏剧化压缩而使距离缩短，好像世界变小了，在某种意义上也使人与人之间相距更近。但同时，这一过程也在‘扩展’各种社会关系，把制约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从本土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③社会学从人类互动意义增强角度来定义全球化，即人类集团之间的联系，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加强，最后形成全球性的联系，这个过程叫全球化。政治经济学将全球化定义为英国资本中心出现之后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的关系，这个过程不仅是经济过程，也是政治过程。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公共物品，是文化的传播。还有人通过对现实的描述来定义：全球化是全球网络的金融、信息、资本，乃至思想，它跨越国境，使市场变成了世界市场。

我们认为，全球化就是人类行为的全球性过程的政治化。它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为此，它和人类几千年的全球性探索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却又截然分明。如果说，全球性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的话，那么，全球化就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局部政治操纵。它并非是全球性的根本意愿，在全球化过程中，本土的全球性行为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

（二）全球化把经济现代化作为合理依据

我们认为，全球化总是因经济开始，以现代化普及而展开。经济

① 许知远、覃里雯、黄继新：《失控世界的知识领袖》，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fin/1107239812_sixiangdelixian/37.shtml。

② 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诺丁汉大学文化和社会学中心的负责人、利物浦大学全球化与边缘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顾问，汤林森教授在文化和媒体研究这一领域具有世界性的影响。1991年出版《文化帝国主义》，1999年出版《全球化与文化》。

③ 约翰·汤林森：《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选自吴士余主编，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

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细胞,恩格斯于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①恩格斯这里强调的就是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的开放性发展促使不同的经济单元和经济机制相互交流和渗透,最终导致强大的经济单元对弱小经济单元的影响,开放的、先进的经济机制对封闭的、落后的经济机制的包容与覆盖。而且,经济是外交的最好理由。从国际交往的角度讲,当国际关系处于僵持状态时,首先打破坚冰的必然是“经济使节”;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经济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经济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必然发挥着全球化的先锋作用。

全球化的核心就是“普世文明”,是西方价值体系的全球营销。而“经济现代化”则是“普世文明”的最好掩护,是全球化的一面旗帜。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普世文明”是自18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它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这一扩张使得人类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控制和营造他们的环境。现代化是一个革命进程,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它发端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上述论证提出,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②塞缪尔·亨廷顿举例说,20世纪

①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9页。

交通和通讯的改善以及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极大地提高了排斥的代价。除了一些想要维持基本生计的小而孤立的农村社区外,在一个现代性开始占压倒优势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用汤因比的话说,狂热不是一个可靠的选择。

尽管“普世文明”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但是,普世文明却并非像塞缪尔·亨廷顿那么温情脉脉,有时候甚至是血淋淋的,普世文明给东欧带来了什么?给索马里带来了什么?给中东地区带来了什么?除了“和平演变”就是“战争与死亡”,似乎对本土的贫穷并没有根本的拯救性的作用。

彻底地说,全球化就是在经济现代化掩盖下的一次全球性战略,这种战略的最终目的未必就是“全球同此凉热”,甚至相反地会火上加油,使本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关于“全球化和现代化谁先谁后”的问题犹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学术争议。有人声称全球化过程与全球性状况意识是现代性的后果(如,吉登斯,1990),而另外一些人(如,罗伯逊,1992;2001)则坚持认为全球化是不同种类的现代性在世界兴起并传播的先决条件。其实,就像我们前面强调的,全球化的主要角色是政治和宗教,而经济现代化仅仅是一面旗帜而已。

(三)全球化是殖民主义的现代形式

以经济的全球化和现代化作掩护,向全球推销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这是全球化的根本性特征。

全球化的原始动机就是“普世文明”的推行过程,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向全球推行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一种客观理由。“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①普世文明就是世界文化“白色”化的过程,也就是白人文化价值观念的普及化过程。

全球化其实就是某一种价值观的全球化,是一种霸权的结束和另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一种霸权的开始,其目的就是消灭“多元化”。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①说:“全球化话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晰地揭示了欧洲中心主义内部的矛盾,并考虑到了对欧美的现代性主张提出质疑的传统主义话语的重新抬头。”“我已经注意到,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正是美国的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实际上充当了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的借口。甚至多元文化主义也与此相一致的方式扼制了文化上的差异。”^②

我们认为,全球化其实就是殖民主义的现代化形式。连西方的一些学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英国学者查尔斯·洛克(Charles Lock)说:“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另一名称……全球化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同时又排除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大家均为其臣民。我们无法在我们当中指出任何一个领导、一个中心、一个起源,或者一个权威。我们也无法验证权力的出处,无法寻找出责任的归咎或怨愤的起因。政治和经济的话语在传统意义上担当的角色——国家,公司(作为人的合法虚构的组织)——已不复有效:跨国公司并不拥有总部、中心或边缘。”^③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全球化究竟是已被欧洲权力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的最后一章,还是另外即将以任何具体形式出现的某个事件的开始,仍不甚清楚。然而,清楚的是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断裂——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那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但全球化也具有意识形态性,因为它试图根据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效地服务于一些利益的新的全球想象重新建构世界……全世界大

① 阿里夫·德里克:美国杜克大学(Duck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后殖民与全球化批评家。主要著述包括:《后殖民还是后革命? 后殖民批评中历史的问题》、《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革命和历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撰史学之起源》(*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作为文化生产空间的亚太地区》(*Asia/Pacific as Space of Cultural Production*)、《边缘处有什么? 太平洋地区概念的批判性透视》(*What is in a Rim?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acific Region Idea*)、《革命以后:全球资本主义的觉醒》(*After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等十余种。

② 〔美〕阿里夫·德里克:《寻找认同的西方》,选自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③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及影响传媒的功能:中国视角》,选自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多数人被边缘化,包括许多生活在中心社会的人。经济边缘化也隐含着政治边缘化,因为在传播民主的过程中,关于人类生活的最重要的决定正在局部地被撤销,甚至使全体选民们也爱莫能助”。^①

非西方国家面对“全球化”的文化霸权,呈现出复杂的心态:为了国家主权和本民族的价值观,竭力抵制西方化;为了国家的振兴,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又要接受现代化,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个二律背反。在“全球化”面前,非西方国家在策略上存在着三种倾向:一种认为现代化和西方化水乳交融,要想保持民族独立,必须二者皆抛,坚决抵制现代化和西方化(朝鲜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种认为,现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就是证据);第三种倾向是接受现代化,而拒绝西方化(中国采取的就是这种综合性战略)。这三种倾向就造成了非西方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的三种不同反应:完全拒绝;完全接受;接受现代化,拒绝西方化。

可见,全球化是现代性的殖民主义。如果说,19世纪的殖民主义是依靠血腥镇压进行政治、经济扩张的话,那么,全球化语境下的殖民主义则是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等温情感化的逐步渗透。

(四) 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与文化本土化积极防御”的二律背反

全球化将给本土文化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兼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上全球化或趋同化现象,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在文化上出现趋同的现象,它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使其受到严峻的挑战。”他引用詹姆逊的观点加以阐述:“‘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地遮盖并传达了文化或经济意义。我们感觉到,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从传播

^①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及影响传媒的功能:中国视角》,选自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的角度来认识文化全球化问题是詹姆逊从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生发出来的一个新的方面,由此推论,信息的无所不及和理论的旅行是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明显标志。”^①

我们承认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掩盖下的文化霸权和殖民主义的实质,但是我们并不赞同“经济上的全球化必然会导致文化上的趋同性或文化上的全球化”这一观点。

王宁教授担忧:“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甚至有人已经注意到了文化上可能出现的全球化趋势。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正面临着来自两个极致的全球化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日益近逼以及可能出现的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在电影和电视领域,全球化的进程则体现在美国好莱坞大片的长驱直入和国产电影节节溃败,电影人所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当中国大陆和台湾同时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抵制美国大片的‘文化入侵’?曾经有过自己蜜月的电视业也面临着入世之后西方媒体的冲击。”^②他举例说:“在欧洲,面对美国文化的入侵,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北欧诸国,不得不制定一些相关的措施,限制包括美国电影电视和麦当劳餐馆在内的美国文化的扩展。而在一些文化弱国,美国影视则如入无人之境,侵蚀着当地的文化娱乐生活,使人足不出户就可沉浸在好莱坞大片的声像之中。因而不就有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文化上全球化的进程步步紧逼,强势文化可以借助于经济上的强力向弱势文化施加影响,使之趋同于强势文化。这样,在文化全球化这面大旗下,世界文化将越来越走向趋同,民族的文化特征越来越模糊。”^③

经济全球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在所难免,但是,经济全球化是否就能带来文化的全球化?似乎并不那么简单。文化是一种很固执的东西,文化“认同”特质,决定了文化的自我操守。最简单的例子,欧洲经济共同体,促使了欧洲边界的模糊,但是,欧盟成员国的文化多样性却并没有被打破。他们可以经济“入股”,但是文化习惯上却依然唯我

①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及影响传媒的功能:中国视角》,选自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135页。

②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及影响传媒的功能:中国视角》,选自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23页。

③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及影响传媒的功能:中国视角》,选自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26页。

独尊。就语言来说,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等一些欧盟成员国仍坚持“母语”自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他们的语言与英语有着那么亲近的血缘关系,但是,在这些国土上,说英语的人似乎并不受人尊重。从亚洲来说,尽管美国改造了日本的经济,却无法改造日本的文化。在韩国更为明显,经济上的西方性和文化的东方性是这个国家永远的矛盾。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西方现代化影响息息相关,但是这些国家骨子里的“龙脉”却一直未变,这都是最有力的证明。

在影视领域,我们不管“美国好莱坞大片的长驱直入和国产电影的节节溃败”是否确切,但是,《艺伎回忆录》为何受到本土文化的鄙夷,这从某一个侧面说明了本土文化价值的坚定性。就电视来说,“真人秀”作为西方很流行的电视节目,为何却很难挤进本土电视屏幕?在一次“真人秀”节目研讨会上,一些记者“关于文化责任”的观点揭示了本土文化心理的深刻与复杂,也阐述了本土文化之所以抵御“真人秀”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电视台的《幸运52》、《非常6+1》等电视栏目都是从西方“拿来”之后流行于本土的,但是,这些栏目在登上电视屏幕之前都经过了很严格的本土审查,在洗心革面之后才得到了本土的认可,因此,这些栏目的文化身份已经属于中国。在电影领域,李安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李安的大学时光和后来的电影创作生涯都是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下度过的,但是,不管是《喜宴》,还是《卧虎藏龙》、《断背山》都有很深的东方文化的印痕。不管他外表的“装束”和“形式”如何演变,装束包裹着的“灵魂”和形式框架着的“内涵”却永远是本土的。

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营销策略的高明之处不是在于它用西方的饮食文化强行扭转本土的饮食习惯,而是它如何让西方的饮食作品能融入本土文化。人体彩绘艺术尽管是西方的,但是被彩绘的人是本土的,彩绘的画也是本土的;具有浓厚西方色彩的行为艺术也是经过本土文化改造之后才勉强被本土所接受。建筑艺术不是这样吗?尽管这些年来东西建筑设计人才交流加快,但是,在本土崛起的一座座西洋建筑,都在寻找与本土文化的协调性。

由此看来,不管文化认同危机如何加剧,文化的全球化好像只能是一个幻想。所以,几个美国大片、几家麦当劳、几桶可口可乐、几座西洋建筑还没有足够能力可以轰毁本土文化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严密体系和内部结构。

以上论述也就很自然地引出了“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与文化本

地化的积极防御”这个二律背反的命题：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全球性”与“本土性”的矛盾与统一过程。

尽管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带来文化的全球化，但是经济全球化给全球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却不容忽视。经济与文化历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的开放必然带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必然带来全球性与本土性的碰撞与冲突。从影视文化来讲，大部分人已经看到美国电影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以囊括第七十届奥斯卡金像奖十一项大奖的《泰坦尼克号》(*Titanic*)为例，它当时掀起的冲击波在全球形成了一道文化奇观。尤其是它在东南亚一带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在中国，《泰坦尼克号》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影片男女主角莱昂纳多和温斯莉特不仅成为年轻人的崇拜对象，而且也给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带来了心灵的震撼。这部宣传美国冒险精神价值的鸿篇巨制在强势资本的支撑下，在全球创造了一个普遍接受的“艺术形象”，这种文化震荡对各国本土价值观与认同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在台湾，这部影片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文工会在网上发布与《泰坦尼克号》有关的资料做号召，国民党秘书长章孝严夫妇与“泰坦尼克号”的计算机合成图放置在章孝严个人网站的首页上。影片所描绘的富贵如云以及赞扬的强烈生存意志，给当时陷于“亚洲金融风暴”痛苦之中的香港居民以深深的启迪。1997年12月20日印度尼西亚空难当日，《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成为现场演奏的哀乐。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在全球范围内，都从《泰坦尼克号》影片中获得了心灵上的满足，它的象征符号不但在美国成为集体记忆，甚至激起了全世界的共鸣。还有像《珍珠港》(*Pearl Harbor*)、《哈利·波特》(*Harry Potter*)、《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以及《蜘蛛人》(*Spider-man*)等影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向本土文化的不同层面慢慢渗透。

这种冲击给本土文化的确带来了更多的思考，而且，也提出了“本土性”对待“全球性”的态度问题。

并不像“着眼于全球，行动于本土”(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这句口号想得那么简单。“全球性”与“本土性”的斗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面对咄咄逼人的“全球性”攻势，“本土性”展开了全球性的防御。全球化潮流中，西方文化给本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比如前面提到的电影大片和快餐文化，以及目前正在全球流行的“行为艺术”、“人体摄影”、“建筑艺术”等等，都对本土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着强烈的震荡。但是，与此同时，本土文化的全

球性防御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比如,有着深厚东方文化积淀的李安导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继《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优秀影片之后,李安又以《断背山》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称号和多项最佳提名,这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角逐中的全面胜利。另外,2004年被法国定为“中国文化年”,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荟萃巴黎,成为法国文化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东方文化如此昂首阔步进入国际舞台,也是第一次。这是本土文化全球性防御的典型事例。

其次,全球化导致“全球性”和“本土性”的“互渗”。全球化把西方开放的、现代的文化渗透到非西方国家“本土文化”的同时,本土文化对西方文化也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导致“全球性”与“本土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合。比如,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等把西方的饮食文化带到了中国的同时,他们也浸入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味道。在中国,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的味道已经散发着浓厚的本土气息。这些洋快餐悄悄改变着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同时,本土的饮食习惯与文化方式也不断地渗透进这些西餐的制作和经营理念之中。另外,还有国外的一些电视节目(诸如“真人秀”)在中国进行本土化改造后,很受观众喜爱。比如《超级女声》虽然是西方“明星制造”的翻版,但是,它已经完全本土化了。

文化的多样性交汇,也导致了文化取向的置换现象。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吉野家、韩国料理等丰富的外来饮食文化风行本土的同时,涮羊肉、土家族的掉渣饼、蒙古烤肉、新疆拉条、麻辣烫等本土饮食文化对西方食客也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进口名牌服装对本土服装文化产生影响的同时,西方人也开始对唐装、对襟衫等极具本土特色的服装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本土房屋设计的欧式化与西方游客居住上的中式古典化的追求同时存在;在大量国外流行歌曲进入本土的同时,本土的流行音乐也被翻译成不同语言传唱,比如《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中国歌曲的英语版就很受国际音乐爱好者的喜爱。这种文化口味的置换,使文化开始突破边界向更广阔的方向辐射。

前面我们已经涉及,本土性与全球性的互渗,不仅没有改变本土文化的本质结构,而且使本土文化产生了抵御全球性侵蚀的“抗体”,使本土文化的结构更加开放,全球竞争能力提升。

第三,全球化导致“本土性”的内部冲突。全球化对本土的覆盖,使本土的文化价值为适应这种覆盖产生了复杂的矛盾。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总结了“全球化”对“本土化”的覆盖可能会发生的两种

倾向：“其一，鉴于卓有成效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领域也出现了具有长远影响的现代化，从而促使非西方社会也逐渐形成‘后现代化’的倾向；其二，鉴于社会经济发展遇到了问题，陷入了长期的发展危机，从而导致文化斗争的加剧。在前一种情况下，文化的现代化得到了加速，因为它是建立在巩固的物质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第二种情况下，社会—经济的扭曲不断加深，文化发展也进一步陷入混乱之中。在这两种情况下，尽管各自的发展起点不同，但传统文化的基础都再次受到了冲刷，以至于发展进程不可能再以原封不动的流传下来的文化为出发点。一个新的、现代化所决定的社会现实出现了，尽管它们有着不同的形态。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包括民间文化都变得不纯正了，受到了排挤，甚至从长远看还存在着被消融的可能。”“总之，不管乐意不乐意(nolens volens)，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与问题终将迫使文化发生演变。”^①像《泰坦尼克号》、《珍珠港》、《哈利·波特》、《魔戒》以及《蜘蛛人》等形成的文化震荡已经渗入了本土个人的例行实践中，其间的相互文本(inter-text)左右了人们生活意义与生活的方式，人们自己的认知方式也因此有所改变，使本土电影创作主体更加困惑。比如，《无极》表现出来的全球化电影语境影响导致“语法修辞”的矛盾；张艺谋的作品也明显地表现出迎合“奥斯卡”的痕迹；还有许多电影导演为角逐全球电影市场而表现出的种种困惑。以《断背山》获得78届奥斯卡金像奖八项提名并荣膺最佳导演的李安如是说：“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一辈子都是外人，何处是家？我也难以归属。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到美国，我是外国人，回祖国大陆，做台胞。其中有身不由己，也有自我的选择，命中注定这辈子就是做外人。这里面有中国结，有美国梦，但都没有落实，久而久之，竟然心生天涯住稳归心懒之感，反而在电影的影像世界里面觅得暂时的安身之地。”^②这正是全球性给一个东方文化人造成的本土文化的心灵失落。

在中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融合与冲突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各个层面逐步展开。全球化的确给本土带来了一股清风，激发了本土的朝气与活力：政治更加民主了，经济更加开放了，文化样式更加丰富多彩了，思想观念更加解放了……但是，我们也同样

① [德]迪特·森格哈斯著，张文武等译：《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页。

② 张靓蓓：《十年一觉电影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页。

看到全球化也让本土社会充满着迷茫：优秀的、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有些迷失了；文化艺术在“后现代”的浪潮里更加走样了；生活方式也被全球化的风尚影响得摇摆不定了……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全球化的原始动因就是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的全球推广，所以，全球化作为一种西方化的营销过程，总是通过经济的强制而牵引我们走入一种文化“普遍性”的想象之中，而这一“普遍性”想象又总是以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秩序、价值标准、权力实践作为基本点，所以，“全球化”的企图也越来越清晰地表现为西方市场的全球性扩展。在这个扩展过程中，必然带来文化的大规模流动。面对这种状况，对于文化本土化生存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但是全球化并非洪水猛兽，本土性的生存也并非那么脆弱。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理论认为，“全球化”是我们时代一个很不幸的悖论：坚持不懈地寻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努力，不仅使弱势国家和民族不断丧失了他们的经济自主性，同时也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了那个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圈套，这就像我们现在的“入世”一样；而经济“入世”的全部结果，则是我们既被经济“全球化”了，而且也被“纳入”或“同化”到了以“普遍性”自命的同一种文化秩序、结构之中。经济强盛的意愿最终必须面对文化自主权丧失或削弱的威胁。

恰恰相反，我们对全球化并不是那样悲观。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与本土文化认同危机意识加强”这个二律背反的事实，但是文化稳定性的内部结构，文化的自我防护本能，文化基因的延续特征，等等，都不可能使本土文化那么容易“同质化”，相反，本土文化在全球性碰撞过程中，反而会产生抗体，增强免疫，使本土文化更加根深叶茂。

不容忽视的是，在网络语境下，“全球性”与“本土性”的矛盾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样，这为全球化的研究带来了更加艰巨的任务。

网络为经济全球化、文化本土化提供了更为复杂的语境

网络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它把人类的文明推向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虽然，20 世纪的许多发明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与网络这样如此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无法相比。因而，

网络的诞生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历史性跨越。

回顾网络的历史,最早关于互联网的探讨可以追溯到 1962 年。那时,麻省理工学院的 J·C·R·利克莱德(J·C·R. Licklider)就产生了一个全球性的计算机网“银河网”(Galactic Network)的想法,并写了很多笔记^①。然而,1974 年则是互联网历史记忆犹新的年代。文特·瑟夫(Vint Cerf)和鲍勃·坎(Bob Khan)提出了 TCP 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和 IP 协议(Internet Protocol)。利用这些协议,可以把信息打包,并标明地址,这样,网络中的计算机就可以朝正确的方向传递这些信息,并准确地送往目的地。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和演示后,网际网络形式的计算机网络建立起来了。但直到 10 年后,也就是 1983 年,在美国才出现了基于 TCP/IP 协议的全国性互联网。

网络的初创时期被垄断在军队和科研领域。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美国国防部用于军事的阿帕网(ARPANET)。^② 1969 年,当美国国防部完成计算机网络阿帕网的建设后,只有四个实验性节点。后来扩展到几百台计算机,以至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署签约互联的学校和政府机构各自的局域网迅速增加,达到数千台主机,十万个以上的用户,形成了具备网络连接模式的阿帕网。然而,网络的真正发展,是从 1985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建设 NSF—NET 开始的。它把分布在全美的五个超级计算机中心通过通信线路连接起来,组成用于支持科研和教育的全国性规模的计算机网络 NSF—NET,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同其他网络的连接,组成以促进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为目的的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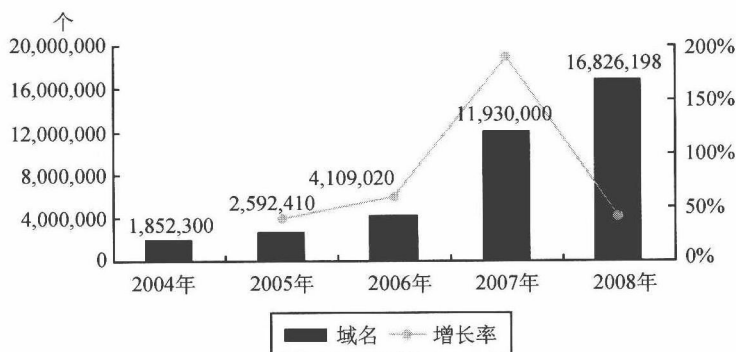
① 参见 www.isoc.org/internet/history/brief.html。

② 阿帕网(ARPANET)——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的计算机网。ARPANET 是英文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 的缩写,又称 ARPA 网。阿帕网于 1968 年开始组建,1969 年第一期工程投入使用。开始时只有 4 个节点,1971 年扩充到 15 个节点。经过几年成功的运行后,已发展成为连接许多大学、研究所和公司的遍及美国领土的计算机网,并能通过卫星通信与相距较远的夏威夷州、英国的伦敦和北欧的挪威连接,使欧洲用户也能通过英国和挪威的节点入网。1975 年 7 月阿帕网移交给美国国防部通信局管理。到 1981 年已有 94 个节点,分布在 88 个不同的地点。阿帕网的主要特点是:①可以共享硬件、软件和数据库资源。②利用分散控制结构。③应用分组交换技术(包交换技术)。④运用高功能的通信处理机。⑤采用分层的网络协议。这些特点在美国和西欧后来组建的计算机网中(如欧洲信息网 EIN,法国的 CYCLADES,美国的 TYMNET, CYBERNET, TELENET, AUTODIN2 等)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进一步的发展。

络。1992年之前,无论在美国或是其他国家,网络都被严格地限制在军事、科研和教育的领域。但是,网络天生开放性的特征,以及它的信息共享和信息交流的能力,使其很快突破神秘的军事禁区,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网络用户的急剧增加,网络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它的应用领域向着多样化的方向迅速扩散。在规模演进方面,网络经历了局域网(LAN)、城域网(MAN)和广域网(WAN),使网络的物理界限更加拓展;在社会应用上,网络经历了军用、商用和民用的跨越。以中国为例,随着网络民用化的普及,网络已经成为最普通的生活工具。据2005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上网计算机总数为4560万台,我国CN下注册的域名总数为622,534个,按类别划分为AC.CN COM、.CN EDU、.CN GOV、.CN NET、.CN ORG、.CN。

截至2008年底,中国的域名总量达到16,826,198个,较2007年增长41%,依然保持快速增长之势。



2004~2008年中国域名规模的变化

中国域名规模的增长,主要受益于国家顶级域名.CN的增长。2001年中国的国家顶级域.CN在中国只有16%左右的份额,经过几年的发展,到2006年,.CN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43.9%,但是依然落后于类别顶级域名.COM(当时占有中国域名市场的47.2%)。2007年,中国国家域名.CN的注册管理机构启动“国家域名腾飞计划”,一举超越.COM,占据了我国域名市场的龙头地位。到2008年底,.CN